

易

意

參

疑

易意叅疑外編卷之七

蘇郡 吳江 孫從龍 著

同年 翰林 沈懋孝 閱

錢塘 後學 朱學易 校

杭郡 書林 翁時化 梓

繫辭上傳

第一章

本義曰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于天地而人薰體之也

愚按造化之實不外陰陽之變化而變化之道易簡盡之君子求全乎變化則為賢人之德業聖人神明乎變化則成位乎天地之中此章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乎易理繼言易理見于天地

前後交相發明以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賢聖兼體之孝以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初論作易而以天地明之次論天地而以人事終之示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天地之理于吾身頃會而求之始得

天尊地卑

一節

乾坤者諸卦之總頭言乾坤則八卦可知而六十四卦皆可推矣易有乾坤卦爻而貴賤者乾坤諸卦爻之定位剛柔者乾坤諸卦爻之定名吉凶者乾坤諸卦爻之時位得失變化者乾坤諸卦爻之尸筮進退也聖人見得此等名物雖具于易而實非始于易當易書未成之前天地間原自有這易理故先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句說破易書此乾坤不是易之乾坤乃是天地間之乾坤也此一節專言造化之易見聖人之易之本原

人知易有乾坤卦。☰不知乾坤未叠之初天以浮陽運旋于上地以純陰凝聚於中天地之尊卑定位已自有乾坤了是乾坤已先易書而定矣。非待易卦既叠而後有也由天地而推之凡易之在天地間者皆可知也由乾坤而推之凡名物之在易書者皆可知也。故夫卑高以陳則凡天地間之剛柔已先易書而斷矣。非必卦位矣。動靜有常則凡天地間之剛柔已先易書而斷矣。非必卦爻上下之位與卦爻陰陽之稱而後有此貴賤剛柔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凡天地間之言凶已先易書而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凡天地間之變化已先易書而見矣。非必卦爻時位之得失尸策卦爻之進退而後有此吉凶變化也。是易雖未作而天地間一部易書已顯然具在則夫易中許多物事皆不遇據天地間所見在的模寫得一番出來故易非聖人所作也。

發天地之蘊也。乾坤定矣，不該說易之乾坤定于此矣。大義已見上餘放此。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在上，確然其健一軌道也。地在下，隤然其順一坤道也。是造化自然之易，已有乾坤之實，而特未有乾坤之畫耳。乾坤不先易書而定乎尊卑，重健順意不重形體，恐涉下卑高故也。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或卑或高，雜然成列，則高即為貴，卑即為賤，而天地間之貴賤已位矣。然則卦有內外，又有承乘而易以貴賤稱者，造化已先有之矣。豈必易作而後有此貴賤哉？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造化人物之屬乎陽者，常動屬乎陰者，常靜。動則斷然其為剛，靜則斷然其為柔，而天地間之剛柔

已斷矣然則卦有奇耦爻有老少而易以剛柔分者造化已先有之矣豈必易作而後有此剛柔哉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方即所謂向方如人的念頭是也人之事情有善惡而衆理衆欲以類而聚人之品類亦有善惡而君子小人以群而分則善者知其為吉惡者知其為凶而休咎淑慝已判然于事物之間矣是天地間之易原自有吉凶也豈必卦爻占決之辭而後吉凶始生也哉陰陽變化之在天而成輕清之象陰陽變化之在地而成重濁之形則象形之未成總是變象形之已成總是化而陽度陰合之妙已顯然其著見矣是天地間之易原自有變化也豈必尸策卦爻之動而後變化始見也哉此節專言天地間見成的易所謂畫前原有易也五矣字皆見成之辭

是故劉宗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言聖人作易正指橫岳伏希登卦就他一上加二却象似摩以一交入却象似盪此形容字眼非真摩盪也摩在八卦未成之前盪在八卦已成之後摩如刃石相戛漸次生出盪只是見成物事於相推盪如環无端之謂朱註云此易卦之變化也變化與前節變化不同聖人因見天地間融處皆易而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故登一奇以象陽登一耦以象陰而劉宗立焉是為兩儀使兩儀不交則易止于兩耳何由生出四象四象不交則易止于四耳何由生出八卦惟劉宗二者交相摩戛而陰陽老少由是而生陰陽老少又交相摩戛而乾坤八卦由是而成皆一每加二而漸次生出此易卦之小成陰陽之一變一化也三登已具八卦已成則不必再相摩戛而即此八者迭相

雜爻每以一卦作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如闔七旋運轉去
乾兌離震冬與七卦相溢而三十有二之陽卦立矣巽坎艮坤
各與七卦相溢而三十有二之陰卦立矣合之則六十四卦此
皆以一交八而推溢不窮易卦之大成陰陽之千變萬化也易
卦既成則乾坤于足乎定而貴賤之位剖矣之斷吉凶之生變
化之見皆在其中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地道成
女

此二節復言天地之易以見易理之者凡也則承上言易書一
陰陽也陰陽一摩溢也摩溢即變化也變化既成而乾坤貴賤
等類已无不具矣故由女以博觀乎天地之間則凡雷霆風雨
之鼓潤日月寒暑之循環其陰陽變化而成象于兩間者孰非

易之象也非易之象乃易之理也此得陽而凝質而天與人物之已男得陰而凝質而地與人物之為女其陰陽變化而成形于兩間者孰非易之形也非易之形乃易之理也蓋求之于未始有屆之初則融眼的皆是易之著矣明此于天地卑高明此于動靜方物仰視俯察遠求近取孰非易理之發見流行乎以上四節前後交相發明

乳道成男坤道成女

太上渾淪一團陰陽之氣起初未有天未有地未有事物何有男女名色及至二氣渾淪變化不已固自分陰分陽於是天有地而為一大男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分子形化形化衍乎氣化而人物生七變化无穷男女各以類分矣所謂男女者亦只當得陰陽兩字如天体一而實天行律便是天道之所

成男至於人得之而為父為夫動物得之而為雄為牝植物得
之而為草木之屬乎陽者皆男也皆乾道變化之所成也如地
體二而虛地勢坤便是地道之所以成女至于人得之而為母
為蟬動物得之而為雌為牝植物得之而為草木之屬乎陰者
皆女也皆坤道變化之所成也夫大與万物之為男者不必同
而同屬乎陽故曰乾道成男地與万物之為女者不必同而同
屬乎陰故曰坤道成女男女都是陰陽則陰陽都是易故于成
形之實體而可以觀易理之著見矣男女兼天地人物說此男
女二字只當得陰陽字面下文本義所謂承上文男女而言乾
坤之理言畢就天地之分見一边來看其實万物之生成皆主
宰于天言天地則万物在其中矣不然乾之知始坤之作成畢
竟其所知者何物成者何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承上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男女一乾坤也即此乾坤之理而究其分見於天地者言之則乾者天之所以為天也凡物之始乾皆有以主之與物之氣以兆其形付物之理以開其漸時雖死形而所以為形色象貌者實无一而不具于其中是乾知大始而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始于乾矣雖曰乾道成男凡天與人物之為陽者皆為陽道之所成其實陽道統體于天而天道之陽所以主人物之始而肇其原者也坤者地之所以為地也凡物之終坤皆有以作成之固物之氣以保合太和全物之理而各正性命其於乾之所始一一為之翕受培養而醞化時化以成之是坤作成物而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生于坤矣雖曰坤道成女凡地與人物之為陰者皆為陰道之

而成其玄明通統体于地而地道之阴所以成人物之終而作
其成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又資乾坤生成之功一出于自然也夫事莫难于創始而乾
无一物之不始若其難天然乾健而易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
力故氣一至而万化俱生理一行而万物即動要生便生更死
無端要做便做更无等待物亡而始之非忘物亡而命之也其
主始一何易耶功莫煩于成就而坤无一物之不成若其煩矣
然坤順而靜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乘乾之氣以成物之形乘
乾之理以成物之性且承受乾之生出来的而醞養成就而謂
因始而就終最為省事更无許多煩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
物此天地无心而成化而生物自然之妙有如此者朱子曰乾

之易只管上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做上一截事只
做下面一截故簡

易則易知

一節

此言人法乾坤之道可進於久大而猶未至于聖者也人之心
事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体世之人往往傾險使人不
可近往往勞擾使人不可行以至不能持久而无以崇德不能
充拓而无以廣業安得為賢而入聖誠能健以勝私心之所存
一主乎理而克去艱險之私有以勉而為乾之易則此心此理
明白洞達而凡人之同是心者皆有以洞見其肺腑之真蓋不
待推測而可知也斯不為易知乎順以制動而其見于事者一
循乎理而絕去其紛擾之累有以勉而為坤之簡則為之我者
皆人之所能為愚者可企而及怠者可勉而進人皆不若其煩

而心安意肯以樂從之蓋不待勉強而後從也斯不為易從矣乎

天下无二心人心无二理吾昧以易存心而人易知則吾心此理人心亦此理一人之心可孚千万人之心人皆以心相信而俾之同心者多矣不為有親乎功不必皆自己成人之所為自我倡之則其功皆我之功也吾心慮事以簡而人易從則吾以此作事人亦以此作事一人之為有以倡千万人之為人能為之而有成是我有助于人而人之功皆歸于我矣不為有功乎夫惟有親則困人心之信而自信為之益堅坦夷明白之度益信其為是根深隱伏之私愈去其為非以易而始必以易而終而中之所在者可以至于久而不變矣故曰可久夫惟有功則以己之功而兼人之功雖徑直而不煩而實成不獨成之事業

雖安靜而不擾而實受必俱遵之規模以簡而成已又以簡而成物而外之所為者可以至于大而益宏矣故曰可大
久者純一不已大者魏于成功到久大地位已是聖人于此但謂之可大可大則其德其業與聖人未遠一間俟致賢人地步矣就此涵養得深就此充拓得去將不几于聖乎易知便有親有親便可久易從便有功有功便可大此相因自致之妙乃易簡之必然者初非有次第等級也易簡雖分立心處事其實未有立心易而處事不簡者亦未有處事能簡而不本于立心易者如中庸論致中和致中心能致和致和必本于致中其內外体用一以貫之者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位乎其中矣

前易簡是勉然的此易簡是純熟的言自可久而精之極矣

熟以至易如乾之易日可大而推之充初得尽以至簡如坤之簡則一易而天下之理尤不在吾一以之中矣一簡而天下之理尤不在吾事為之際矣易簡之外更復何道至此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於為人則前所謂賢于人者猶未也易則易知到易簡理得不是兩截人言易簡到可久可大是造賢人地位了自此進去則易簡理得而成任手中便是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矣此一貫的事不隨其所至而名之耳

第二章

本義曰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愚按前章言伏希之易而以易知簡能久大德業責成乎休易

者此章言文周之易而以居安樂玩辭交脩責成于李易者
蓋剝柔變化乃三極之至理聖人作易以明此理君子李易以
全此理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

此承上章而言前聖之精居卦以示則吉凶之理固已隱示其
微矣然非末世之民所能與也文王周公憂之于是設先天
所書之卦而現象以繫之詞說而現乎卦之象則時有消息而
係彖詞以明一卦之吉凶而現乎爻之象則任有當否而係
爻詞以明六爻之吉凶蓋聖人緣象以繫詞使天下後世因詞
以求象則趨避之機因而利用之功大矣此後聖之蘊因詞以
發蓋為現象而未得也故也吉凶兼悔吝在內

剝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節該與上節平上言辭之所以作辭作而占在其中矣此言
變之所以生復生而象在其中矣易之卦爻剝柔而已剝不一
于剝也剝進之極必有柔以推之柔不一于柔也柔退之極必
有剛以推之進退柔除推移互拱故陰或變陽也或化陰而變
化生矣其變无常其象不一則所謂言凶者固已寓于卦爻之
中矣聖人之觀象而繫辭者不以此哉推是自內推出外來若
有所迫而然如有所期而至蓋剝柔之往來迭居初九定在其
窮則變的道理自是如此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章首三句似題下面似解說此節申現象係辭之意而以人
事明之下節申剝柔變化之意而以造化明之悔吝便是吉凶
的交互屬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順理而得君子修之吉運

理而失小人悖之凶處困而憂為悔心之萌安樂而虞乃取吝之道以皆見於人事者當初聖人作易觀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今既有辭之後而現則所謂吉凶者即人事失得的模樣所謂悔吝者即人事憂虞的模樣也憂虞還分貼好二象字與現象之象不同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卦爻陰陽其一變一化而剛柔之未定者乃進退之象其變化已成而一到一柔各有定在者乃晝夜之象蓋造化之運與時消息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氣運之自消而息自息而消是也易之陰乃變陽猶未成乎陽也陽方化陰猶未成乎陰也其變化相推即如進退相禪故以為似之陽明用事于時為晝陰暗用事于時為夜此進退之已定者也易之剛既變陽則已離乎

陰矣湯既化陰則已離乎一矣其陰陽不同位即如昼夜不同時故以為似之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動字最重天道陰陽地道柔人道仁義三才極至之理雖不同然要其所以為極則不濫十動而實不倚于靜固融變化抑何神妙无方所謂動而无執也後章謂陰陽不測之神呈極經世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即此也則柔變化周流六位之間九與六之迭用上與下之无常是則所謂動也即此就是三極之道蓋太極本然之妙莫不有動靜所乘之机故三才各一太極之理变化存焉初二之動即剛柔之交錯而地道寓于動矣三四之動即仁義之齊出而人道顯于動矣五上之動即陰陽之迭運而天道具于動矣六爻統體一動則各一其極也上

言進退之象，晝夜之象而已。而此以三極之道言之，蓋不謂之象，而謂之極其象精矣。後言易有太極，是推原於卦爻未生之前。此言三極之道，是究論于卦爻已動之後。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一節

聖人因變以現象，因象以示辭，不惟尽造化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識，不可不察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乎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乎吉凶悔吝之爻辭。其躬行心持，只一簡易理易之序，謂卦爻剛柔消息往來，具有事理當然之次第，居之而安，則進退出入行必由之，而无終食造次顛沛之遠者矣。爻之辭皆序之所在，如失得憂虞，曲全其旨，皆至理存焉者也。樂而玩之，則朝斯夕斯，涵濡厭飲，自不覺其旨趣之滋長矣。夫居安在易，是体于身者一易也。樂玩在爻

是契于心者一易也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易理有妙
于心則意趣躍如而樂在其中夫豈不樂玩乎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安樂玩君子與易為體則日用工夫安有間于動靜是以靜
則觀卦現象而併玩其所係之辭動則觀變于陰陽而併玩其
所值之占象與變一辭與占一但未筮之前則為象辭既筮之
後則為變占耳觀之玩之則動靜交密而居安樂玩之功至矣
夫易之理一天也君子動靜皆易動靜皆天隨其所處无適而
非易之序无往而非爻之辭自然天心眷祐趨避皆宜事有得
而无失動能憂而不虞吉恃自至而凶悔吝可免夫又何不利
哉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

序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獨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孝易之功

第三章

本義曰此章什卦爻辭之通例

愚按首章彖卦二章係辭蓋先有卦而後有辭此章則合卦爻辭什其通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王弼曰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六爻備而成卦各有一全體之象所謂彖者无非即卦之所以而統言之只是一箇頭項故曰言乎彖此六十四卦之通例也六位分而為爻各有一節之變所謂爻者乃隨六爻之義而各言之條分縷析顯

項多矣故曰言乎變此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也彖以言彖
意峻繁而渾成爻以言變條理精密而踈暢聖人之蘊因辭以
發者如此彖在全体尤渾淪明白故專以彖婦之彖；非无變
也變在逐節尤隨時可見故專以變婦之爻；非无彖也本爻
以例觀而易之爻彖及之矣

言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過也

其字俱指卦爻說卦爻時位所值不同有時之息位之當者則
為得；則惠迪而吉矣有時之消位之不當者則為失；則從
逆而凶矣彖有吉凶言乎象之失得爻有吉凶言乎變之失得
耳

卦爻之中得則純然其无疵矣失則不止于疵之小矣故可言
吉凶而不可言悔吝也惟剛柔雜居而得失相半有向于得而

末甚得尚不能无小疵者則内生怨艾之心而悔由此起矣有
向于失雖未甚矣而已不能无小疵者則內啓招尤之象而吝
由此生矣故彖爻悔吝之辭所以言象變之小疵耳辭有謂轉
凶為吉而得免于凶轉吝為悔而得免于吝者是謂无咎盖由
卦爻中有時位之失其正承乘比應之非其人而或以致咎者
然其間不死一節之善有以補過而復于无過故得无咎无咎
者本有咎也補則尚回改獲如補鑊漏之謂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列齊辨皆主易言易有貴賤而列之不相混淆者惟存乎爻之
位蓋爻言乎變而變之所陳有貴賤合之則內體為賤外體為
貴析之則乘爻為貴承爻為賤不必故為分列而位有定序則
差等必于其間矣易有小大而齊之使不相雜惟存乎卦蓋卦

言心象而象之所陳或以陰為主而有依阿澆認之氣象則皆謂之小或以陽為主而有光明正大之規模則皆謂之大不必故為品齊而卦有定分則統體必于其間矣易有吉凶于焉必其何者為吉何者為凶則存乎卦爻之辭蓋卦有小大佐有貴賤而錯綜更迭之間失得互見惟辭也者所以發卦爻之蘊而開百姓之愚者也故卦有辭而卦之吉凶必矣爻有辭而爻之吉凶辨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與悔都是易中所有憂之震之須着易上看存乎介存乎悔易之教人憂之震之的机括處在此易有悔吝固言乎小疵矣然易中凡遇悔吝則必為之憂之教人思患豫防而憂度于其初使不至于悔吝是果安在乎亦存乎介而已蓋易中陰陽消

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必有所謂介也介即天理人欲分頭處
乃悔吝所由以有死者誠能憂之于此則識之早而謹其微善
在所必克而惡在所必克自不至于致悔而取吝矣使悔吝既
至而後憂則雖憂何及非易之所以教人者也易有補過固言
乎无咎矣然易中无過過咎則必震之教人奮發警悟而復于
无過是果何在乎亦在乎悔而已彼易中時位既極之餘理勢
既窮之際必有所謂悔也悔是人心查悟之良；心究息而復
見之端也惟于悔心之萌而能震動儆惕則不安于既往之愆
而默起其將來之善矣不有以善補其過而死咎哉大无改過
无不自悔中來使不知悔其何能改非易之所以教人者也易
之愛悔吝必有介存易之震无咎必起于悔介是外別路頭悔
是省查時節易中點出机括示人學；開物之意精且切矣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辭還是總結大意上文卦爻吉凶悔吝无咎逐一說箇通例此則總言卦爻辭原是合一的非卦自卦而辭自辭言卦則爻可知矣大小即齊小大之小大險易即吉凶悔吝无咎之謂卦有大小以陰陽別也辭有險易謂顯勝殊也然辭之險易乃各指其卦之所指耳所謂象言乎象者也辭豈有外于卦哉知則知爻矣是故卦爻辭合而一之者也

楊氏曰讀讎復之辭者如行奕室如過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卓讀剝蹇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凜此小大險易之謂

第四章

本義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愚按按聖人生知安行本自能窮理尽性以至于命不必由易
書中來此言用易以窮之尽之至之者不過究言聖人之用不
能出此以明易道之大耳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生死鬼神知與夫天地之化育万物
之生成無不出乎陰陽之變而已聖人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
之法象故易書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惟其與天地準故于
天地之道有以彌之綸之彌是種；周密綸是件；分明易只
是陰陽而已薰陰蕪陽合乃為一無少滲漏便是彌分陰分陽
一實万分各有條理便是綸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其道惟
能彌綸其道故益見其與天地準也故能字要看得省道莫大
于天地苟非道與之準則于其中未免有空缺處有鶴突處

一能忘地弥綸不弥綸說齊準不淨不齊準不能勾運
如此惟易道之大則理性命皆在其中而聖人之穷理尽性
命自不能不资于易矣

仰以观于天

一節

此用易穷理之事天文即日月星辰之成象者所謂昼夜上下
是也地理即山川陵谷之成形者所謂南北高深是也天文地
理只是一箇陰陽其間幽明之故只是陰陽变化易有陰陽則
以易观天而天之文不出乎易矣以易察地而地之理不出乎
易矣凡幽皆陰為陽之化凡明皆陽為陰之喪故博观于天地
間而幽明之理穷矣

死生鬼神一而已矣但就人物言則為死生就造化言則為鬼
神鬼神乃所以生死人物者人物之死生只是陰陽之終始易

有陰陽則死生之理不外乎易矣。聖人因易以求其始而原人
物何由而死則知有始必有終。始者氣之始而理隨以全終者
氣之終而理隨以尽。設來說去只是一箇陰陽變化更不必復
有他說矣。死生之說豈不知哉。

鬼神无声无臭何為而有情。且无也何為而有狀。蓋鬼神无
情其情在物鬼神无狀其狀在物。見其所以聚散乎。物者則其
情狀可知矣。鬼神之屈伸只是陰陽之聚散。易有陰陽則鬼神
之理不能遠矣。聖人以易而究鬼神則見陰精陽氣凝聚而始
有物及其散也則五行陰陽各還其本。魄陽反于天。魄陰反于
地。而物于是乎為變矣。夫氣之聚自无而有神之情也。及其散
而為物則神之狀也。魂魄之散自有而无鬼之情也。及其隱而
為變則鬼之狀也。屈伸往來總不出乎陰陽之變化。章復有焉。

情平情重濁屬陰氣輕清屬陽精之所聚者為魄氣之所聚者
為魂陰精陽氣妙合而凝或為動物之知覺運動或為植物之
華色芬臭而物于足乎成如在人則耳目口鼻百骸皆是精之
凝視聽言動知覺皆是氣之運精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之
變為然凡物之枯敗凋瘁其香氣騰上物則腐于下其類皆然
張子正蒙曰太虛不能死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不能不
散而為太虛散入无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斯言
鬼神之情狀矣按氣化生息如人鼻息嗑吸自无穷固非資
所嗑之氣以為吸亦非資所息之氣以為嗑遊魂為變既謂之
變則存者已亡更死物矣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乃
指遊魂為變為輪迴不亦謬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虛

此以易尽性之事此一句是冒頭下面都詳其實天地之道聖人之性本來只是一理聖人尽性為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大凡不相似則彼此未免違悖既有似乎天則與天也何遠既有似乎地則與地也何遠此句虛說未可入仁智講

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天高地厚仁智攸分然皆陰陽之理而具于易書者也故聖人用易以爲仁智則聰明洞達而凡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知之何所不明然不徒知而已又能樽節愛養以仁道濟天下而使人得其所物遂其生者无不至焉所謂處之无不當也夫有周物之知而又有濟物之仁則仁以成知而知有实用不待驚于虛遠而爲空疎之見矣夫何過哉若只有知一邊更无仁的實則爲過矣以至事有難處而不可以常理拘者聖人爲

之斟酌劑量而委曲成就以行之機宜措置不膠于故常如人之行路有箇正道有箇旁蹊正道或阻塞去不得姑從一條偏路行是為旁行然權而不失其中總歸到正理上去猶旁行小路不失尺寸總走到大路上去所謂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豈至流為變詐之歸而自失其正哉不流就在旁行裡周知而濟物故不過行權而守正故不流此皆言其仁知並用一是處常而及物一是處變而應事者也愚聞之師曰經者廓然大公之體也者物未順應之用則知天下本無經外之權也學者須要識得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又言仁智之極天者仁義忠信之理命者吉凶禍福之數人惟不能與理為一而命之所在又不能見得真所以利害榮辱

動其心安能勾樂聖人用功以爲知樂夫天理而動靜與俱知夫氣數而无所疑感則萬境俱徹而百感皆虛可以齊死生一得喪而无一物不在度外矣蓋吾心有真樂是以天下无惡尚何愛之有此智之極而視周物旁行抑又極其精矣安土是隨所居而安在處无入不詩敦是篤厚去尽已私純然天理更无夾雜方是敦厚仁不能安土則自擇便利而私意間隔斯不詩爲敦仁矣其何能厚愛于天下惟聖人用易以爲仁於土皆安而仁无不篤則仁益二而愛益周无一物不在度內而廓然宇宙皆表矣不其能愛乎此仁之極而視道亦不流抑又極其純矣聖人仁知非有淺深俱隨其所存而言却是一節深一節耳夫聖人尽性而仁知合一如此則知與天道同其高即仁與地同其博厚誠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矣

範圍天地之化

而知

此以易至命之事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命之流行也万物之生陰陽之形命之賦予也昼夜之道陰陽之變命之所以循環而不已也聖人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能裁成天地曲成民物通知昼夜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地位与命為一故曰至命

天地之化滔：不穷如一炉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馮成器使入模範匡郭如一理分為五常一氣分為四時理陰順陽体固經野使各有其節而不過乎中焉萬物之生總：一不能以自成聖人則人有教養物有法制品節使人得其所以為人物得其所以為物委曲成就而无少遺闕焉以至幽明生死鬼神之理陰根陽上根陰迭為循環一昼夜之道也聖人之

心陰陽合德故能默契无間知昼矣又无手夜之道而知七夜
矣又无乎昼之道而知此即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與夫大明終
始者盖不徒為聞見之知而已不曰陰陽而曰昼夜以昼夜循
環人所易見耳張子正蒙曰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犹人一寤寐
而裸交寃交成夢百感紛紜对寤而言一身之昼夜也氣交于
春万物操錯对秋而言天之昼夜也昼夜字于此可見前言知
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是逐事逐物上透徹此言通知
則渾融而為一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袖易在易書上看一神兩化对兩化而言謂之易神即一神也
假如独陰不成獨陽不生既有陰又有陽二者只言變化以至
百千萬變之不同此兩化也所謂易也然陽必變陰非與陰界

然為二陰必變陽非與陽界然為二一物兩體互為其根此一
神也神故不測也易何以有神有易以易有陰陽也陰陽不測
之謂神陰陽變化之謂易一書具有陰陽則于其存主處可以
觀神於其相推處可以現易聖人以易主命範圍不過曲成不
遺通知晝夜其无方无体事業皆自用易中來則由聖功以徵
易道真可以見易書之神无方易无体矣凡滯於此而不通于
彼者則局于方所此為其一而不能為二者則拘於形体若夫
易書之神則妙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存无所不該在陰
矣又在陽在陽矣又在陰一物兩体初何方所之可即易書之
易運于天地萬物晝夜之外而流行无所不貫為陰矣又變陽
為陽矣又化陰變化圓融初何形体之可執易道之大一至于
此聖心本有自然之神而能用易以存神則與易書之无方者

同其體聖心本有自然之易而能用易以變化則與易書之此
體者同其用是故以神範圍則易以成天地之能以神曲成則
易以盡人物之性以神通知則易以兼晝夜之理此惟易書之
神易有以啓聖心之神易故聖心之神易有以極至命之全功
也神是體易是用其實一而已矣死方先休正見易與天地準

第五章

本義曰此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又未嘗
倚於陰陽也

愚按大子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又
言陰陽是不測的神即天地間至妙至妙之謂之道為神所以
道之妙也陰陽不測就在一陰一陽之內蓋即陰陽而言道
在其中可也此陰陽以泥道則失之矣

論陽之謂道

朱子曰此句自有三節意思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耳

道之名其來尚矣然所謂道者非他也即所以一陰而復一陽者之謂道也蓋陰陽在天地間運行不已一陰矣而又一陽一陽矣而又一陰如造化物理人事盈虛消息之相禪闔闔動靜之相乘是乃所謂道焉蓋陰陽者氣也而道者理也道固不離乎氣之中而亦不離乎氣之外陰而又陽太極之靜而復動也陽而又陰太極之動而復靜也蓋本然之妙不出乎所乘之機而道在陰陽迭運間矣苟離乎陰陽則道无安泊處其何以名道耶一字最圓活只是旋轉不穷意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也蔡氏曰語道體之全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

語道之妙則謂之神太極之名只是此理之尊號而已

繼之者善也

二句

此就天命之流行賦予分別一陰一陽之道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理在天地間只是善不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也只是這箇理方天地間繼靜而動而氣之方行則理未著于人物而渾然太極之本真故謂之善此是上一截事及至真精妙合而為人為物是氣之結裹凝成而理隨以立所謂物性而與之无妄各具一太極矣不謂之性乎此是下一截事繼成是指氣而言所謂陰陽也善性是指理而言所謂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

一節

謂之仁謂之知不是名道為仁名道為知只是他見得動是道

更不知動外又有靜只見得靜是道更不知靜外又有動承上
言繼善成性人人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
窺之故仁者只見得流溢於舒處便專謂之道知者只見得收
斂貞靜處便專謂之道披仁者識見但知道止於仁竟不知仁
之外有知據知者見識但知道止于知竟不知知之外又有仁
至于百姓則蚩々然日囿于楚道之中其動靜食息總是天
地間道理然行不習習不察全无所見既不知有道之仁亦不
知有道之知夫仁知上而不全常人昧而莫齊故君子之道鮮
矣君子何道仁知兼該動靜合一一陰一陽之道也

顯諸仁藏諸用

一節

此以化机出入分別一陰一陽之道朱子曰顯諸仁是月底迹
藏諸用是仁的心天地一造化也造化一氣机也方氣机之動

而陽也自无而有氣于此運理于此行凡發生万物之仁顯然
在外此春生夏長時節元亨誠之通也方氣机之靜而陰也自
有而无氣于此凝理于此立凡万物發舒之用收斂歸藏此秋
遂冬成時節利貞誠之復也夫顯二者鼓物之出藏用者鼓物
之入鼓之一字為功甚大以人觀之天地若不能无憂慮作為
于其間然天地造化是自然的若聖人任民物之責則思所以
生成之故終是有心做去故不能无憂天地造化氣一嘘而物
隨以顯何思之有氣一吸而物隨以藏何為之有故不與聖人
同憂夫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德之所以行顯仁而不憂則盛
德之至矣藏諸用是仁之心而大此之所以立藏用而不憂則
大業之至矣夫德業盛大如聖人不能不運以心徒有
心是亦未至也大造无心而鼓化于物仁以不勞而顯斯為造

物之至仁用以不害而感時。功之妙用化不可名神一
測至哉德業之盛大而尤得以益加者矣。

富有之謂大業

二句

此解說上文德業之意。藏用在一。何以爲業。顯仁在外。何以爲
德。蓋方歲用時節收萬物之生。必而於歲于會聚之中。洪纖萬
下百谷草木一一歸根復命。必於歲其生息之機。其富有盛大
如此。是雖未發於業而業之仁是後日機藏一露其化。工不
可限量矣。此因內以知外而謂之大業也。當其顯仁時節發舒
萬物之生意而渾然有光。旁之化形、色、化、生、繼出而
不穷。連續而无間。其日日增新。愈顯愈盛。如此是雖發于外
者。然非德盛於內。又何由而有此。日新蓋根本盛大而其出之
旁。故因外以知內而謂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此以陰陽循環言之兼造化人物看不承顯仁藏用未天地間
陰陽兩端而已陰為陽之根陰極則生陽。為陰之根陽極則
生陰往未相禪生息相推如造化之闔闢盈虛人物之動靜榮
瘁皆是夫陰陽生。是陰易而陽上易而陰其往未变化相兼
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斯乃易之謂與專以理言併及書者朱子
以其理一故耳

成象之謂乾

二句

此就物上看不以天地生物言物生之初胚胎始露朕兆方形
略成一箇形象此則氣之初凝而輕清未形陽之動也在物理
上言不謂之乾乎到得物之既生形者已形色者已色軀殼之
固且其許多法出來見得大段詳密矣此則形之已具而重濁

有迹陰之靜也在物理上看不謂之坤乎張子正蒙曰其來也
几微易簡其安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以
乎此之謂也象是依稀彷彿之謂成象只是一團氣法則氣聚
成形而體質已具效字難看如效忠之效是獻出未意思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以人事發明一陰一陽之道極陰陽老少之數以定卦爻動
靜之象因有以知未乘之吉凶此則檄議未定謀慮方興而通
志決疑于未定之先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卜筮者故謂之占也
既決矣于是見于事焉趨吉避凶而通行乎事變此則變化已
成趨向已決而成務定業于既占之後所謂小事大事死不由
之也故謂之事張岳崖言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此公
事陰陽一說此章陰陽通在氣一說本義開口就說陰陽迭運

者氣也占與事似若非氣然人事之動死非以氣用事故歸善氣上使然

陰陽不測之謂神

承上言一陰一陽固謂之道矣然道之在陰在陽實不可測靜者吾知其為陰道在陰矣而陰之中未嘗无陽不可專以陰而測乎道之所在也動者吾知其為陽道在陽矣而陽之中未嘗无陰不可專以陽而測乎道之所在也凡造化事物之相禔陰常含陽也常含陰有不可得而測者道之為道斯不謂之神矣乎蓋物則不通神故不測造化之不測者造化之神也事物之不測者事物之神也非天地間之至妙至妙者與道外无神其曰神者所以嘆道之妙如此耳夫子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以別出此義言道寓乎陰陽之中而超乎日月之外不離于陰陽

而不倚于陰陽非若物之膠于一定而可以形求者也朱子曰所謂不測者只在這裡又在那裡便是這一個物事走來去去死處不在故莫測其所以然者然氏謂此章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有陰陽不測之神蓋道外死神而神外死道也

第六章

愚按天下道理不出陰陽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總行之所以著隨他事、物、豈有出于陰陽之外者易書卦爻具有陰陽所以外不包括得中間舍蓄得多大極于无穷細入于死倫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死所不有无所不貫故以廣大替之首節虛、此他廣大的模樣二節則推其所以為廣大三節則詳說其廣大如此也

夫易廣大矣

一節

廣是內之涵蓄无涯大是外之統括无限易以道陰陽也陰陽之理体物而无不有体事而无不在自其遠而言之則雖于戴六合之外其理充足有餘卒莫終穷自其迹而言之則雖旦晷几席之間其理自然充足死少偏缺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仰而观俯而察縱橫錯綜皆易理之所在又何一之不備遠此道近此道盈天地間亦此道易之廣大如此靜而正只是不假安排而其理无處无之曾无一毫滲漏欠缺不但言天言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物、巨細畢卒无一不存其中矣間字要者

夫乾其靜也專

一節

此所謂廣生大生乃易之廣大從此生也或說乾坤廣大以此而生、字怎說得去蔡氏曰乾靜專動直之外更何處是大也

靜翁動闢之外更何處是廣而乃曰乾坤之廣大由此生乎
此言易之廣大安從生乃從乾坤得未者也天地以生物為心
乾者天之所以為天也方其靜而利貞雖未見于生物而其生
物之心則常存不他何等雖然專一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
中達外而生物之功勃然直遂而不撓又何動直夫由靜專而
動直此其氣化流行而萬物資之以始乾之大也易惟樞焉乎
乾是以易理之大亦无所不包而大由此而生矣元坤地之所
以為地也方其靜而利貞收斂得許多主意在內翁聚死餘及
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立就休棄之以三物豁然開門而死少
阻塞其動闢何如夫由靜翁而動闢此其包含虛受而萬物資
之以生坤之廣也易惟樞焉乎坤是以易理之廣大无所不有
而廣由此而生矣

本義謂大以廣言廣以量言此說乾坤之廣大言非正解廣生大生也小註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之中所以說天之廣大以理與氣言則天之氣却尽在地之中地尽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其量廣

廣大配天地

至德

首節虛：形容廣大此是說他實處廣大配天地一句為主變通日月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靜翁動闢天下之言廣者莫如地靜專動直天下之言大者莫如天易惟得坤之廣而其理无所不有故廣足以配地易惟得乾之大而其理无所不包故大足以配天如四時運行于天地間而易之變通足以配之日月代明于天地間而易之日月之變足以配之夫人得天地之理以有至德而易之易簡足以配之

其廣大配天地如此誠所謂遠不禦近不遺而天地之間。所不備者故曰夫易廣大矣或泥本義配之天道人事句謂此節四項早看更詳且悉矣

人之三德就是健順仁禮屬健一邊象智屬順一邊易中凡陽卦陽爻所言皆本乎健坦夷平易總是易之善凡陰卦陰爻所言皆本乎順徑直要約總是簡之善其與人之以健存心而徑之為至易之德以順履事而行之為至簡之德者實相配合自易言之謂之善自人言之謂之德其易簡一而已

第七章

子曰易其三矣乎

之門

意按此章須要看得一貫道義是成性中所有知禮只當得知行字眼知崇禮卑別死他事不過求知乎道義以復乎成性之

良知求行乎道義以復乎成性之良能早與崇只是他知七透
徹直向上去如天之崇行必著底老实做去如地之早到得知
行造極則不待求知而成性之良知无不存不待求行而成性
之良能无不存所謂不待存之而自无不存也夫成性既存則
性中道義渾融于心而隨其身之運用莫非道義之流行所謂
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象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矱闐弛張
无往不是天理无違不是時宜如天地設位而變化之明從此
出矣到此地位乃聖人德盛仁熟之事然易理所載其非成性
道義的道理聖人用易以尽性故易為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
業也夫易為尽性之書豈不為至故曰易其至矣乎知便要高
行却目近始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陳
潛室曰知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礼早即中意

道問學及精微道中庸的事成性如所謂見成於性成性存是
不曾作壞了的有謂常在這裡如堯舜性之註云天性渾全之
謂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在人則謂之道義知崇禮卑是聖
人休易道家時出則易自聖人出矣

第八章

本義曰此章言卦爻之用

愚按卦爻之用在言動上見言動是人身之用然必擬議于易
則卦爻之用其切于人身之用可知首二節是將言其用而先
原卦爻之所由立第三節四節則替易之可用而欲人用之也
二十七節則示人用易之例使人引智而触類也然章首並至
卦爻末但言諸爻之例而不及言卦者亦以卦爻一理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謂之象

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此以伏羲立象說天下之物雖
雜亂不齊然不越于陰陽之變伏羲卦之時七節先將至賾
的物事在心上比度一番看天地間陽底形容如何陰的形容
如何又于陰陽中擬度其純雜為何如益卦以象二物宜物之
為象各有所宜如純奇以象天_上本陽之純宜其為三奇也純
偶以象地_上本陰之純宜其為三偶也推之諸卦莫不因其宜
而立之象夫始而擬之天下之賾之象含蓄于心既而象之則
天下之賾之象顯設于卦所謂包含變化无有終尽象不在天
下而在易卦矣是故謂之象言象天下之至賾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謂之爻

以以周公係詞言爻何以謂之爻蓋昔者聖人作易近取諸
身遠取諸天下之大有以見天下之動雖辭辭万變无一

而非其理之綱維故係文之時有事之關於衆理者則錯綜以
究其詳于以觀其衆理之所聚者何在有理之不能兼盡者則
折衷以要其極于以觀其一理之所通者何如博以求其會而
約以求其通由是以其通行之道立為常行之典蓋天理人情
之極顯之吾心而名當則傳之後世而無疑而大典定于斯矣
故爻之循乎典禮者則繫辭以斷其吉而示天下知所趨爻之
悖乎典禮者則繫辭以斷其凶而示天下知所避是以一理貞
天下之動而待万变于无穷矣是故謂之爻也者效天下之
動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因天下之至賾以九象則象雖无爻而其隱然示人者固
莫非言天下之至賾也此雜亂處人易以厭惡然物宜之象皆

本陰陽之理所謂終日言之而不厭而其味深長者誰可待而
惡之聖人因天下之至動以繫爻則爻言乎變而其顯然示人
之固莫非言天下之至動比群動紛紜似无統比而可亂然其
吉凶之斷惟觀會通之宜隨事隨物各有條理而截然有定當
歸一者在誰可待而亂之此贊易之妙而言其可致于用也
之而後言

成其變化

擬議一夫固總是現象玩辭現變玩占但二字上須有介擬只
是心裡擬度當言與不當言議便在外而商確議處可行與不
可行也始由象辭以明其理而擬議于未言未動之先又由爻
占以決其机而擬議于將言將動之際則發言處事自將言當
于理動適其宜而變化自我成矣謂之成變化者蓋至變其如
易如焉以我体易求變化于易也後未言以時發行以時

吾言動之間莫非隨時變化之妙則向之擬議工夫至此成就故曰成變化變化不外乎時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孔子之動靜語默无迹非易孟子之辭受進退自與易合故曰孔子至之時又曰孟子善用易此便是成變化之謂

君子居其室

一節

中孚爻義本言誠信感通之理然人心之感通惟于言行見之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以言行之感而召榮辱動天地只是以心之所通故耳此節要看得心字出言本中孚之發則為善言非中孚之發則為不善言之善則人心皆以為善故厲言之不善則人心皆以為不善故遠規言則行可知故下以言行對奉言動乎心而宣于口如命令訓典之類本是出乎身者然命令所以告人訓典所以示人心聲一著而天下之屬耳者在焉

未始不加之人行本于心而見于事如威儀改事之類本自察
庭朝宁上行起是為發乎迤者然行出去人就見的如威儀民
所瞻視改事民所服從雖躬行自近而天下之屬目者在焉未
始不見乎遠也言行在我而後遠在人是我為主而人為賓故
知言行之發為榮辱之主也然豈特係人之從違而已哉雖人
與天地本同一心本同一理若言行果出中心之誠而為善則
此心足以對天地天地自當孚祐之矣苟言行非出中心之誠
而為不善則心之无良天地將奪其筮而降之殃矣動即感動
之動如所謂形動影隨者夫言行在人小之係乎榮辱大之動
乎天地如此然則君子可不慎其所發而以中孚為本乎此中
孚一爻須當擬議如此

同人先號咷

一節

君子大同之道不繫于迹而繫于心故有迹以時異而出處
默之不同者然各隨其分以尽其道而彼此心事實契會而死
二夫心既无二則誰得間之如利刀斷物誰能阻隔得他蘇子
所謂人必先疑也而後諛入之心本孚契心本无疑雖有詭邪
利害无所容其間故其利斷金石雖堅不堅于人心也
由是以无間之心而彼此互相言說自盡其言之有味如出者
言出處者言處而各陳其進退之宜出不以處為固處不以仕
為通也默者言默語者言語而各陳其顯晦之情默不以語為
办語不以默為隱也不有其臭如蘭者乎

揚誠齋曰出處同道則為顯顯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更直達
卷同一意金石雖堅然堅不加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
金可拆薰蕕同畧一薰子能办之臭味不同故也取高山之蘭

雜壯山之闡于黃帝不能分臭同故也

尚錯諸地而可矣

一節

尚錯諸地至用可重慶但就象上反覆其言慎斯以在方說人事上去斯指藉茅之心慎之道也慎斯術以立德則戒慎恐懼而省身克己之功无不至慎斯術以立政則致治保邦而祈天永命之道无不尽又何失之有哉

勞而不伐

一節

効力於天下國家之事謂之勞上而底績而有利于天下國家謂之功伐者誇人德者自足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不誇于人不足于己此雖善字寬厚德量以大乎素有涵養者方能歛此驕盈之氣故以厚養之九三以功小人其所養厚矣人凡尊德之士恒以所得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小人

自知其禮之當降三惟厚德君子其心本虛而不自有其德也
必欲其充養完粹以造極盛的地故其氣甚降而不自誇其
德禮必欲其樽節退讓以造至恭的地蓋德欲增而日進則
禮欲減而日恭此必然的道理二惟德欲其盛惟恐驕矜未泯
容氣未除為吾心德之累故禮欲其恭而不容有一毫傲惰之
氣也又烏知勞之可伐而功之可德哉然禮愈恭則德愈盛而
功在天下國家自有心解而神服者保有名位蓋非其心而實
自然之驗如此耳按德盛禮恭要相承看始得

亂之所生也 一節

君欲濟事以保其臣必臣言而君納之納焉而心藏之而君與
臣謀而輕泄其言則言出而机可投奸臣害其賢者敵國謀其
能者是嫁禍于臣也且不保矣唐高宗謂武曌以上官儀教我

廢汝正坐此患巨欲任事以全其身必慎慮而從之燕慮而為
之前以事自任而輕露其策則言出而衆可乘小人得肆其統
敵國得行其間身之禍不旋踵而至矣陳蕃之宣巨章以示宦
官正坐此患凡事未成而几先露事不必就况凡事乎事曰几
事則利害伏于隱微成敗係于毫忽尤時勢所不當測者雖過
防之仇恐或露况言之不密則惡其成者必開其囊忤其不便
者必沮其謀終不濟事而反以兆亂矣寇萊公謂去丁謂被酒
漏言正坐此患是故君子慎密不出以防亂也以遠害也口舌
乃人身之門戶可不慎歟

作易者其知盜乎

一節

盜之所由生也蓋必有所由致以解爻之詞觀之非知盜者不
能作也何也蓋負者任戴之勞小人之役于方也乘者市販之

榮君子之彰有德也此貴賤之分亦遠矣苟以辱而居乘則辱非其極能死攘之者乎且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以市上取之虐民撻之者因得借以為辭而伐之矣尚安能保其位乎猶之慢藏者死心于防禦教人以盜也治容者有心于致飾教人以淫也其于人也何尤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蓋以解之六三陰柔居上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其可奪之蠱在我又奚得而辭之斯誠盜之招也作易者不以盜責之人而以致盜之責歸之已其知盜之情哉擬議于斯爰者可以度德而居位矣